

米易的七夕

素素

去米易,适逢农历七夕。自然想看看米易的七夕。

上午的日程,是去傣傣族的祖居地新山村。据说,这一支傣傣族,大多在明清之际由云南丽江迁入,因为住在高山上,也叫“山傣傣”或“花傣傣”。

在新山村的广场上,有一尊傣傣族祖先阿考骑在马上的高大塑像。类似的塑像,我在青海的玉树见过,在内蒙古的巴音呼格草原也见过,只是骑在马上的人,一个叫格萨尔王,一个叫成吉思汗,他们不但是各自民族的祖先,也是民族史诗里的英雄。与他们相比,阿考的知名度显然不是一个量级,但是看他骑在马上姿势和表情,就知道他最想要的身份只有一个,那就是新山村傣傣族的祖先。

此刻,花花绿绿的傣傣族青年男女,正在广场上载歌载舞。舞蹈是形体语言,有祭天拜地的仪式,有男娶女嫁的场面,还有喜庆丰收的狂欢。歌词是傣傣语,声音却甜而脆,这种产自大西南高山上的原生态嗓音,让我想起了那个唱红了《山路十八弯》的女孩。

散场的时候,捧着小竹簸箕的傣傣女子来到跟前,抓给我两个烤熟的土豆。我想,这些歌,这些舞,还有这两个待客的烤土豆,都与过七夕的风俗有关吧?

下午的日程,要去另外一个地方,我决定留在新山村,因为我想知道傣傣族如何过七夕。

迎面走来一个傣傣族女子,看着有点面熟,上午在广场边上见过她,一个人坐在那台小巧的织布机前,两手来回推送着一只梭子。我问:你织的布幅咋这么窄?她指了指脚下踩的机关:机子小,布幅宽了踩不动。旁边有人告诉我,她是个非遗传承人,在用傣傣族传统的手工方式织布,名叫贺树美。

我认出了贺树美,她却认不出我,因为她一个上午都在低头织布。见到我走过来,

她没有丝毫的生疏感,以惯有的纯朴和热情与我打招呼,还要引我去她家坐坐。她家就在村部对面,一座簇新的房子,楼上是居室,楼下是客厅兼超市。货架上摆的东西很多,卖的东西很杂,有各种吃喝的食品和日用品,有傣傣族服饰,还有一台缝纫机。上午织布的工具,放在一个背篓里,上午织出的粗布,就卷放在缝纫机上。

我拿起了一顶傣傣族女人的帽子。问:帽子傣傣语怎么叫?她说:乌迪。我问:知道今天是七夕吗?她说:知道。问:你们怎么过七夕?她摇头说:傣傣族不过七夕。问:那你们过什么呢?她说:我们过“约德节”。

乌迪。约德节。只这么一会儿,就听到了两个新名词。

却原来,傣傣语的“约德”,就是汉语的“约会”。“约德节”,自然就是“约会节”。时间是农历三月十二至十八,比汉族的七夕早了三个多月。此外,七夕只有短短一夜,约德节却长达六个昼夜。

七夕是唐诗宋词,约德节就是章回小说。诗词是点到为止,小说可以把所有的心事说完。为了一清二白,我在心里用诗词和小说把两个节日辨别了一下。此时此刻,过不过七夕已不重要,约德节不啻为意外收获。

在贺树美的描述里,约德节不是在广场上过,而是在龙肘山上过。男孩子随身带着葫芦笙,女孩子穿着最漂亮的衣裙,手拉手跳着永远不倦的锅庄舞。再羞涩的爱情,也在眼神和指尖的默契里盛开了。然后,那相爱的一对便离开了锅庄舞,你追我跑隐入不远处的松林里。翌日清晨,整个龙肘山都能听见他们约德之后唱出的情歌。

这就是傣傣族的约德节,也是文化的异质性。一百五十年前,新山傣傣族一直生活在原始社会,所以有人说,一步跨越了千年。但还在过祖先们留下来约德节,

仍然保持了质朴而野性的本色。

听贺树美说,傣傣族女子都会做乌迪。但是,乌迪与乌迪不一样,结了婚的女人,戴素色的乌迪,过约德节的女孩子,戴彩色的乌迪。所以,在她家的货架上,挂了许多她用手制作的彩色乌迪。可以想象,一个乌迪,就是一个姑娘的笑脸。彩色的乌迪。彩色的约德节。可惜我来的不是时候。

米易的约德节,就是米易的七夕。有意思的是,2006年5月,中原汉族发明的七夕,被列入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2007年3月,中国傣傣族原创的约德节,被列入第一批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族属有别,文化却殊途同归,包括情感的表达。

天黑之前,下山赶回米易县城。今夕者,七夕也。在我的人生中,竟是唯一的一次离家千里。

晚饭后,与米易友人一起去安宁河边散步。地上是流水汇成的河,天上是星星聚成的河。或许因为这里是高原,仰望夜空,那一弯如钩的新月,一条似在流淌的星河,清晰得仿佛近在咫尺。虽引颈向上,侧耳聆听,却只能听见地上的安宁河水潺潺如歌,不知天上那一俗一仙此刻在鹊桥上说了什么。

回想小时候,每到七夕晚上,鸡鸭上窝了,猫狗不叫了,星星也出齐了,祖母就会把我拉到葡萄架下,说天上的牛郎和织女在鹊桥上相会呢,你听听他们都说了什么悄悄话。我便老老实实蹲在了葡萄架下,可是听了好一会儿,耳边只有蚩蚩叫,别的什么也听不到。祖母却按住我说,蹲着别动,再仔细听听。于是又蹲了许久,除了蚩蚩叫,还听见了风吹葡萄叶子的窸窣声。祖母固执地认为,女孩子在十二岁以前,天上什么声音都能听得到。可是,每年七夕,不论我怎么问,祖母始终认为我听到了,却瞒着不告诉她。

祖母的数落,并没有影响到母亲,冬天杀年猪的时候,母亲照样把猪上颚一块带褶皱的肉放在我的碗里,说女孩子吃了它嘴巧。母亲把所有的巧,都跟乞丐连在了一起。不过,十二岁以后,既无葡萄架下,也无猪上颚了。

最早的七夕,由传说而成古俗。如今的七夕,由古俗而成节日。传说有各种,最感人的是牛郎和织女。古俗有各种,最常见的是乞丐。

我只是纳闷,七夕之夜,在米易的安宁河边,为什么会突然想起十二岁以前的自己。是不是觉得,米易的阳光和山水,就是它们十二岁以前的样子?新山村自己的约德节,就是傣傣族十二岁以前的样子?

七夕,我从遥远的大东北飞到大西南,好像专程来赴我与米易的约会。



读大学时,作为一个外系生,我常去华东师大文史楼的中文系“蹭课”。

开始听的几堂外国文学课,相当失望。时代背景、主题思想、人物分析……雪莱和拜伦,说得我们和“五四”时期的新青年差不多。

接下来是俄国文学课,老师的名字叫智慧,听起来就像是位深山大庙里的高僧。第二天他登上讲台,才发现乃是一个清瘦中年男子。他不合时宜地穿着一件中式的对襟褂子,背微驼着,一副上世纪三十年代落魄文人的模样。唯有眼镜片后面的那双眼睛,闪动着对生活的热情与渴望。

面对课堂里的些许骚动,他挺直了身子,一大串俄语脱口而出,行云流水又抑扬顿挫了七八分钟。在大家的愕然中,他微笑着说:这是普希金《叶普盖尼·奥涅金》里的诗句,俄语是最适合朗读的语言。接着话锋一转: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的女性形象,是一道最美丽、最动人的长廊。达吉丽雅、叶琳娜、娜塔莎、玛丝洛娃……她们既是俄罗斯爱情的象征,更是俄罗斯苦难的象征。从普希金到托尔斯泰,笔下这些坚强伟大的女性,像一条瑰丽的丝带,让十九世

纪的俄罗斯文学,变成了一串闪光的珍珠。

智慧老师的开场白,与其他老师大相径庭,很有些章法上的“离经叛道”,下面一百多个七七级学生,包括那个已初见端倪的“华师大学生作家群”,瞬间安静得连喘气声都听得见。他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下了“一切开端的开端”几个字——这是高尔基对普希金的评价,转而向大家提出了一个问题:十七到十八世纪的俄罗斯文学还几乎是一片荒原,为什么一到了十九世纪,却是巨匠辈出,群星璀璨?他侃侃而谈,思维既睿智又跳跃,这种奇特的讲法,被他称为“抒情插笔”。你可以触感到1825年12月14日彼得堡枢密院广场上的弥漫风雪、伏尔加河纤夫悲怆的号子;还有那西伯利亚广袤的草原与森林,冰天雪地里,艰难地行走着曾为贵族的“囚徒”,与他们相伴厮守的,是来自彼得堡与巴黎沙龙里典雅美丽、风姿绰约的贵妇人阔小姐。说着说着,他突然动情地吟起了涅克拉索夫的诗句:我在亲吻和拥抱我的丈夫前,我先把冰冷的镣铐放在嘴唇上……

课间休息,同学们七嘴八舌地评论起这位智慧老师。消息灵

通的同学透露:此公年轻时供职于京城一文学研究机构,是中国《叶普盖尼·奥涅金》的第一位译者,能把全诗倒背如流。以后坎坷、沛离二十年。是校长慧眼识人于潦倒之中,邀其来学校讲授俄苏文学。众人言谈间流露出的由衷的钦佩,年纪轻一点的同学,则有些迫不及待的崇拜了。

或许是同学们的热烈反应感染了智慧老师,后两节课一上来就显得激情四溢,一挥手打翻了讲台上的一大杯水,酽酽的茶汁流得到处都是。前排的几个女同学手忙脚乱地帮着收拾,他却调侃起来:女仆娜塔莎不小心打翻了端给贵族老爷的咖啡,老爷生气了。这一细节,从屠格涅夫到托尔斯泰,俄罗斯的大文豪们都是怎么描写的?他一口气讲到下课还欲罢不能,下面的同学听得痴迷也忘了时间;末了,出现了短暂的静场,接着是如潮般的掌声,引来窗外人头攒动。他化尴尬为精彩,居然在几十分钟里把诸位大师的写作风格,风趣盎然地梳理了一遍。

中文系的赵丽宏同学多少年后清楚地记得那时的情景:“当时所有的同学都为之一倾倒。艰苦和磨难没有把老师的理想埋葬,没有把

他的才华夭折。我当时满眼泪水,他使我深深震撼。”而陈丹燕同学则是如下回忆:老师有颗斯拉夫式浪漫和热烈的心,他的心在俄苏文学课上热烈地跳动着。当老师讲到他喜爱并翻译的屠格涅夫的《贵族之家》时,班上许多女生都纯朴地爱上了他。所以,当老师上课时带来手背白皙的女士旁听时,女生们都心满意足地自叹不如。老师应该很幸福,难道不是吗?命运应该补偿老师所失去的,难道不是吗?

这都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事情了。我谈不上有什么“俄苏情结”,然而我又不能低估智慧先生这堂课在今后几十年里对我“润物细无声”的潜移默化。这些年来,总萦萦着一个梦想:人生的岁月里有那么一段日子,揣着《猎人笔记》或《战争与和平》,坐火车向北出境,然后向西,绕贝加尔湖、过乌拉尔山、去波良纳、到皇村,在波光粼粼的涅瓦河畔漫步……心底回漾着这样的诗句:圣徒永远拉着天才的手,殉道者扶着歌者的肩头……博大深沉的悲悯情怀,始终是前方一抹绚丽的霞光。

就这么一堂课,我把智慧先生视为终生的老师,尽管他从来都不认识我。

智慧老师

许若齐